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象 山 先 生 全 集

(五)

陸 九 淵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象山先生全集

(五)

陸九淵撰

國立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全生先山象
冊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者 陸九淵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象山先生語錄卷三十五

語錄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卽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己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尙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

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個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卻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卻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

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皋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卽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卻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僞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驚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卻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尙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個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卻從血脈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卽大德。大德卽小德。發強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卽是本。枝卽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卽是喻義喻利。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於前。掛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卻以四揲之餘者。謂之奇。然後歸之扚。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兩偶一奇爲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右揲書說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卻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

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會行得。說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個卻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卻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卽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個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卻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卻未有許多閑言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大凡爲學。須

要有所立。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個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卻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誇人。誇人者，必爲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爲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某見幾個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得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奈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

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個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時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躡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卻無奈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個卻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個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敵。嘵嘵勝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卻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個敬信處。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檐

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殫。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關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爲美。惜乎無以此關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

事成。卻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會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疊疊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

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常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桎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個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

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卻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葵。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錄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沉靜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傅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要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箴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尙有氣習未盡。

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略可觀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脈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志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

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卻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辯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爲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卽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以其便以此在胸中作病了。予卻能知得這些子見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一實了。萬虛皆碎。

尙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卻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菴言謙辭。又來這裏做個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礱去圭角。寢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

家兄所聞。索是奴僕。

考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彝厚。黃老學不能汨。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稟。因舉君子不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辨個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卻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爲驕。不得。不以爲歎。小人得。以爲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劍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個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

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個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

世不辨個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誤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物物不放過。磨考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册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旣亂道了。如何更爲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 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盡歡。 樂在其中。 詠歸。 履冰。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包犧氏至黃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盍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監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爲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

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鶴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卽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

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予因隨衆路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

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

者。若引其逐外。卽非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爲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個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卻似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個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個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並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十四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掇動得他。須是一切掇動剷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卻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討落着。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册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旣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卽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事外無道。道外無事。皋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之皋陶。如疑知人之類。必假皋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

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旣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卽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卽不少安。卽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朋友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斲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卻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

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卻不怕。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卽有出路。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予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卻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區處得多少事。並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脈。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卻。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是隨他說。卻只似個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

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卻只愛鬧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別。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卻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巽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好。於巽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巽意。離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兵書邪說。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個甚麼。

見季尉。因說大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尤溺於此。取人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腳便不得。今上重明節。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

己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

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卽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是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黏於物。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稟好底人。須見一面。自然識取資稟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卻去鍛煉。

東坡論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成王卽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截去了。又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

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星之類。惡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卻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卻要有理會處。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卻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因提宮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

先生說數說撰書云。著法。後人皆悞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卻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舉柳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說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歎。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卻透得。爲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胸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卻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卻如此。非學力而何。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剝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卽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蓍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蓍。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某從來不尙人起爐作竈。多尙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說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絕。於事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個恰好。他人未有倫。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煅煉。詩小序。解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皙是過之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因會見一大雞。凝然自重。不與小雞同。因得關雎之意。雉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興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脈。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韓文有作文踐徑。尙書亦成篇。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繫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

學者不可翻然卽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尙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曰。打入廖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卻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

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卽獎，當怒卽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黏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肖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韞不破，指爪長。後年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就說節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恥。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尙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個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

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卽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

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

右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

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敍數十家之旨。而以己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旣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卻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門人詹阜民子南所錄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己觀省。與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眞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不傳耶。

黃元吉荊州日錄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卽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間。顏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卽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

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二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九復變而爲一。卦陰著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尙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會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脈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審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卽是道。道卽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良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參也。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恟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皋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皋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窠臼。說卽是邪說。見卽是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

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物理。使民無訟之類。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斲之類。如學爲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災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痾之去體。而濯

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給。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實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所以括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地所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綰。段秀實。顏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脈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闢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己。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舊章。學於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跡。倣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生意。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蒙者。未能專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術。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避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爲第四子。趣尙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弗用異教。家道整者。著聞於州里。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疆。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敍。

略云。家問所以詞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慙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次九敍。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

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於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淡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於郡治。自爲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於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於后云。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論語學而。卽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亦豁然。

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婿。無踰此郎。因以爲媿。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

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會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窓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所指人病。卽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前卷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贊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卽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羣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谿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見前三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

義。

得解。見捷舉書。見前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奏名時。尤延之。袤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難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

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靈靈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扁曰槐堂。

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窗南窗。東有隱室。又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秦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旣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卻一切着在功利上。自是

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個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

見前卷三。答舒西美書。見前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見前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毛原善序。見前卷二十。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

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於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見前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卅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見前卷三十四

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於鵝湖寺。勒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聲聲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

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見前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

俱見前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澗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澗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

見前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卻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於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於南康。

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見前二卷尋以講義刻於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卻說得

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見前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己。雖未得親承於講。譬然受沾汚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見前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

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略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卻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卻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先生在勅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

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子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旣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勅局春祀祚德廟爲獻官。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書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尙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旣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

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見前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於青田。先生與趙監書。見前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卽對。五劄俱見前卷十。八。讀劄末云見前。

三十五卷語錄。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榷。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見前卷十。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

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

答朱元晦書。略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緩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敍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刪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橐蕭然。同僚共贖之。

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勅局。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腳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尙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勅局。夏五月。作格矯齋記。爲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略云。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爲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尙復有異同否耳。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

見前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

見前卷二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見前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見前卷二十。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見前卷十七。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爲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嘆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見前卷十三。

初冬答朱元晦書。見前卷十三。

元晦答書略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卻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

始此。

無營齋說。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於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見前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見前卷十二。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前卷十五。答倉使趙汝謙書。俱見前首卷。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

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

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已。張行志。道先。周孚。儲雲已。伯強。行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蕙林。周元

忠達誠。朱幹。瓊芳。傅季魯。學徒馮泰鄉。初名梅。窗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規齋。先生與之書云。

濯纓。當封庵。少石。批荆。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爲書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見前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見前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簷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旣厥事。是所願幸。傅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

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會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間。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卻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柄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

見前首

先生有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

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卻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汗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借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

見前卷

與提刑應仲寔書。

見前卷

與趙詠道書。

見前卷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

見前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

見前首卷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

見前卷二

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

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尙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由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

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有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子。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卽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卽位。詔先生知荆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嘗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黃循中書。見前卷。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前卷。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前卷。七日贈疎山益侍者帖。見前卷。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再書。俱見前卷。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見前卷。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腳。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前卷。答曾宅之書。見前卷。與姪孫濬書。見前卷。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自云。先丈母誌銘。敘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十一·見前卷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見前卷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見前卷。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見前卷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俱見前卷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見前卷

與饒壽翁書。見前卷。與郭邦逸書。見前卷。作玉芝歌。見前卷。與路彥彬書。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

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春二月。與劉伯協書。俱見前卷。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前卷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山間。先生往來必憩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前卷。中泠。作臨川簿廳壁記。簿長。學得旨疾速之任。云云。俱見前卷

囑傅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是山鑿子是賴。其為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適有小障。

不得為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時為撫州學官。書見前卷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薄。齊安畫艤。臨臯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荆。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倣古。北轅西輻。薄于開藩。霜萼破菊云。

卽日親事。上謝表。

表見前卷十八。吏以故例。俱見前二十二卷。

與羅點春伯書。

見前卷十五。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與漕使

論民間疾苦。

俱見前卷十五。

新築城。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臨。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

初習俗。侑人以執役爲恥。吏爲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革弊政。事俱見前卷三十三。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荆門。

春正月十三日。郡有故事。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

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傅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見前卷十七。與吳仲時書。見前卷六。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塢。攜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見前卷十五。作監獄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卽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暮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政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見前卷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見前卷十六。

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見前卷十五。又云。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

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

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公判湖南

帥府。復傅子淵書。未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事見前卷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俱見前卷十六。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

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見前卷二十。與伯兄致政書。見前卷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

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謂脈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

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

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卻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歛。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佶。率僚屬祭文。略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歛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歛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卽聞卽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輩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旣。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誠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己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其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

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卽所應之有證。尙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略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卽神。人心卽道。安觀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逾。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

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卽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僚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漑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旣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隕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數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囊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於家訓。或得於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僞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己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

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卽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祕。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楊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眞。會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孔孟。

紹興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見前三十卷。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於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干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敍如右。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於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鍾太呂。發達九地。直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傅子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

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旣沒。斯道之任在己。病浮僞之害正淪實。救焚拯溺。如己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略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統盟。

不在茲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楊文清公鵝湖祭文

未詳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諡。初嚴滋等請諡。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諡號未加。識者歎焉云。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燁諡議。

見前卷三十三。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

見前卷三十三。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諡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諡。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纂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頽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諡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忭。重修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驚。彥忭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

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徵。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和叔。

初。先生本欲剏書院於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傅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

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倣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於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卽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文。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卽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

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廢。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尙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塤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祕。開警羣迷。迓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

生。潔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鉤。於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概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於邑治之西。傅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葺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殺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反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挾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識

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齋之年。志旣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旣望。泉使陳埴刊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卽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歟。埴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侵勒焉。或謂埴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埴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鄲。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敝。治藥療。次九皋。授徒於家。

塾以束饜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旣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饗殮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觀。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閨門雍肅著於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詞以請於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穎茂再劾上事下有司考狀詎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子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略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更勗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勗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軌紀綱肅而蠹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

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